

《德伯家的苔丝》中的镜子意象

陈梦婷

绍兴文理学院 浙江绍兴 312000

摘要: 在《德伯家的苔丝》中, 镜子作为一种关键意象, 分别见证了苔丝四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映射出个人思想与社会现实的相互交织。本文对这四次镜子的出现展开深入分析, 分析镜子如何串联起苔丝生命轨迹, 映照个人情感起伏, 也折射出社会现实棱角。四次镜像如同命运切片, 既记录苔丝的情感震颤, 又投射出时代棱镜中女性生存的困局。

关键词: 《德伯家的苔丝》; 镜子; 意象; 女性; 成长

引言:

在浩瀚的文学长河中, 镜子这一物件早已超越了其作为女性梳妆打扮工具的表层功能。它如同一把神奇的钥匙, 能够开启人物内心世界与精神维度的大门, 因而成为了作家们匠心独运地刻画人物、推动情节、深化主题的绝妙意象载体。镜子在文学作品中所承载的丰富内涵, 使其不仅仅是一件普通的物品, 而是一种能够揭示人性、命运与社会现实的象征性存在。

托马斯·哈代的经典文学作品《德伯家的苔丝》中, 镜子这一意象一共出现了四次, 每一次出现都与苔丝的生命成长轨迹紧密相连, 仿佛是她人生旅程中的重要标记, 见证了她的青涩向成熟蜕变的艰难历程, 同时也强有力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这四次镜子的出现, 如同苔丝命运的四个节点, 将她的一生串联起来, 展现出她内心深处的挣扎、希望与绝望, 以及在社会与人性困境中的无奈与抗争。

1. 纯真之镜: 美貌作为悲剧的诱饵

在英国乡村的宁静中, 苔丝·德北宛如一朵纯洁的百合, 静静地绽放着她的美丽与纯真。她的家族, 曾是声名显赫的贵族德伯家族的后裔, 如今却在岁月的长河中逐渐沉沦, 沦为普通的乡野百姓。苔丝的父母, 德北夫妇, 在得知一支德伯家族的旁支后, 心中萌生了攀附的念头, 渴望通过女儿苔丝, 重拾家族昔日的荣光, 摆脱贫困的困境。

苔丝, 这个美丽而单纯的少女, 本无意卷入这场充满算计的游戏。然而, 在家人的反复劝说和催促下, 加之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家中老马“王子”意外死亡的负罪感, 她最终无奈地答应了。离家的那天, 苔丝原本打算穿着朴素的日常服饰, 以符合她内心简单质朴的性格。但为了迎合母亲的

期望, 她换上了那件仅在重要节日才会穿上的白色连衣裙。

这件裙子, 象征着她的纯洁与美好, 也预示着她即将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

“因为镜子很小, 一次只能把苔丝的身躯照出一小部分来, 所以德北太太就在玻璃窗外面, 挂了一件黑外套, 这样一来, 窗上的玻璃就变成了一面大镜子了; 这本是乡下人梳妆打扮的时候常用的办法。都收拾完了, 德北太太下了楼, 走到她丈夫面前, 那时她丈夫正在楼下坐着。(德, 61)”

经过一番打扮, 加上苔丝原本就在发育的身体, 这使得从外表上看来与成年的妇人无异。但苔丝的内心依旧非常单纯, 只是抱着去做工的想法, 她的心智还并不成熟。但苔丝的父母并不这样想, 他们刻意隐瞒了一些事情, 期待苔丝能够嫁给德伯家的少爷做阔太太, 从而实现自己“攀龙附凤”的梦想, 彻底改变一家人的贫困生活。

“‘俺告诉你吧, 德北,’她兴高采烈地说, ‘他见了她不喜欢才怪哪! 可是你千万可别对苔丝提他喜欢她那番话, 也不要提现在这是她的机会那番话。她这孩子, 总是古里古怪的, 你要是对她提了, 也许她就腻味起他来, 甚至于还会马上就不去啦。(德, 61)’”

此时的镜子, 宛如命运的窗口, 它不仅反映出苔丝那无邪的美貌, 更折射出她幼稚心智背后隐藏的悲剧命运。这面镜子映照出的, 是苔丝那纯真与残酷现实即将碰撞的剪影, 她那纯白如雪的连衣裙与身后贫困的家庭背景形成鲜明对比, 而那面镜子, 也成了她悲剧命运的最初见证者, 预示着她即将踏入一个充满未知与危险的世界, 开启一段因美貌而起的悲剧故事。

2. 生死之镜：镜像中的生命虚无

苔丝在经历了被亚雷·德伯诱奸和孩子夭折的重重打击后，内心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她从一个懵懂无知的乡下姑娘，逐渐成长为一个对生死有着深刻理解和思考的成熟女性。

有一天，苔丝站在镜子前，凝视着自己美丽的面容。这不再是一次简单的自我欣赏，而是一场深刻的哲学思考。她的思绪飘向了一个被忽视却极为重要的日子——她死亡的那一天。这个日子藏匿在岁月的长河中，默默无闻，却又无可避免。它提醒着苔丝，青春的美貌终将消逝，死亡是生命无法逃避的终点。

“有一天下午，她正照镜子，看自己的美貌，忽然想起来，还有一个日子，对于她比哪一天都重要，而她从前却没想到，那就是她死的日子，她的容貌都要消逝了的那一天；那一天，蔫不唧地没人看见，藏在三百六十五日里面，年年岁岁，她都要过那一天，但那一天却又总是不声不响，一点儿表示都没有，然而却又不能说，一年里头，没有那一天。（德，121）”

当苔丝第二次面对镜子，她的凝视已不再是单纯的自我欣赏，而是包含了深刻的存有论思考。书中第二次描写苔丝照镜子，苔丝由自己的美貌联想到了容貌总有消逝的那一天，进而引发了对生死的思考。

这种对生死的哲学思考也与她的宗教信仰有关。苔丝深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她相信死亡是灵魂进入天堂的必经之路。然而，当她的孩子因未受洗而无法进入天堂时，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这种痛苦让她更加关注生命的本质，并促使她反思死亡的意义。

苔丝在面对死亡意识时，既有一种无奈的接受，又有对生命的执着抗争。她逐渐认识到，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是无法逃避的终点。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是在有限的生命中继续追求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后面她与亚雷·德伯的斗争、对家庭的照顾以及对爱情的渴望，都体现了她在面对死亡时的坚韧和勇气。

苔丝的故事，是对生命、死亡和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探索。她的成长历程，展示了一个人在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和变故后，如何通过内省和抗争，找到生命的意义和力量。

3. 虚伪之镜：新娘面具下的道德酷刑

苔丝在牛奶厂遇到了安玎·克莱，两人从相识到相知，

最终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然而这段感情并非一帆风顺，苔丝起初对安玎的追求拒之门外。在经历种种波折后，苔丝最终决定与安玎结婚，但内心始终无法释怀。

结婚前，安玎送给苔丝一套完整的结婚服装，这不仅是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期待，也是对苔丝纯洁心灵的肯定。然而，当苔丝站在镜子前试穿这套衣服时，她的心情却变得复杂而矛盾。她看着镜中的自己，那曾经被亚雷玷污的身体，如今却要与安玎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她既感到羞愧，又感到无奈，因为社会的偏见和道德的束缚让她无法摆脱过去。

“她果然回到楼上，把长袍穿上，自己一个人在镜子前面站了片刻，端详自己穿着绸子衣服的仪容；她一时忽然想起来，她小时候她母亲常对她唱的一个民歌，歌里提到一件神秘的长袍说：

做过了一回错事的妻子，

永远也穿不了这件衣服。（德，247）”

镜子在这里已然超越了其本身的物理属性，成为了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意象。它不仅仅只是映照出苔丝的外在容貌，更如同一面通向她内心深处的窗户，毫不留情地映射出她内心的不安、恐惧与矛盾。当她站在镜子前，看到那身着婚服、容颜姣好的“完美新娘”形象时，那光芒闪耀的表象却与她真实复杂的自我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犹如一把利刃，深深刺入她的心灵，让她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压力。

苔丝一方面怀着对爱情的憧憬，渴望成为安玎的妻子，步入婚姻的殿堂，享受那份属于自己的幸福；然而，另一方面，她又无法摆脱对自己过去经历的恐惧，害怕自己的秘密被揭露之后，会失去安玎的爱，甚至彻底摧毁他们之间的一切。这种矛盾的双重夹击，让她的内心在渴望与恐惧之间摇摆不定。正是在这种极度的焦虑与不安中，苔丝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小时候母亲常对她唱的民歌，那些古老的歌谣仿佛在这一刻被唤醒，成为她内心深处的呼唤。而在此之前，她怕是很难突然想起那早已被岁月尘封的旋律，因为它们承载着苔丝内心深处的痛苦记忆，是她心底最不愿触碰的部分。

这种心理折磨实质上是一种无形的道德酷刑。苔丝在努力隐瞒自己的过去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自我折磨。她的内心深处，道德的天秤始终在不断地摇摆。她对道德的敏感使她无法摆脱过去经历所带来的心理束缚，而她对社会规范的内化又让她在面对现实时倍感挣扎。尽管她对安玎有着真挚

而纯粹的爱，但她始终无法摆脱过去对她的影响，也无法在内心深处真正获得安宁。这种矛盾的内心斗争，不仅体现了她对道德的深刻认知，更展现了她作为个体在社会传统与个人情感之间的艰难抉择。

4. 血刃之镜：自毁容貌与凝视权力的颠覆

苔丝在婚礼结束后，怀着颤抖的心向安琪·克莱坦白了自己的过去，满心希望能获得他的理解和原谅。然而，安琪·克莱深受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无法跨越社会所划定的道德边界去接纳苔丝的“污点”。他残酷地抛弃了苔丝，带着失望和自我救赎的幻想远走巴西，留下苔丝独自面对命运的深渊。由此，苔丝与原本近在咫尺的幸福生活失之交臂。

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苔丝不得不来到棱窟槐做工。在这段艰难的旅程中，苔丝深知自己的美貌不仅无法为她带来幸福与尊重，反而会成为一种潜在的威胁。一路上，她清楚地知道，美貌在她身上所引发的，只会是贪婪的目光、轻佻的调笑，甚至是暴力的威胁。在这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美丽”已经从一种恩赐沦为一种诅咒。

于是，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苔丝停下脚步，从怀中缓缓取出一面小镜子。这面镜子曾经映照过她少女时代的纯真笑容，见证过她的美好与憧憬，如今却成为了她反抗命运的工具。她对着镜子，拿起一把小剪子，毫不迟疑地将自己浓密而美丽的眉毛一并镊去。这一举动，看似简单，却如同一场无声的抗争，用痛楚的方式宣告着她对社会凝视的反抗。

“于是又照着小镜子，用一把小剪子，毫不顾惜，把眉毛一齐都镊掉。这么一来，管保没人再和她硬起腻了，她才又往崎岖不平的路上走去。（德，329）”

此时的镜子不再是映照容貌的工具，而是苔丝内心深处的战场。她以毁容的方式来否定自身的女性特质，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对性别压迫的绝望控诉。她的自毁容貌并非出于对自己的厌恶，而是对命运的无奈抗争。她被深爱的人抛弃，生活陷入绝境，又被迫在陌生而残酷的环境中谋生。在这样的处境中，她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的不公与压迫，她的美貌不再是一种资本，而是沉重的负担。因此，她选择了这种极端而令人痛心的方式，试图摆脱那些无形的枷锁，试图在绝望中寻找一丝自我救赎的可能。

结语：

《德伯家的苔丝》中镜子意象的四次出现，不仅是情节推进的关键节点，更是托马斯·哈代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结构与人性困境的深刻剖析。这些镜子如同一扇扇打开的窗户，既映照出苔丝从纯真到绝望的内心世界，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社会的残酷与虚伪。

苔丝的悲剧并非偶然，而是社会底层观念与上层建筑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在传统的性别框架下，她的美貌成为一种双刃剑，既引发了他人的觊觎，又成为束缚她自身的枷锁。在阶级固化与虚伪的道德规范面前，她的每一次挣扎与努力都被无情地碾碎。从纯真少女到被社会驱逐的“罪人”，她的命运被社会的巨轮碾压，最终走向了悲剧的深渊。

哈代通过这四次镜子意象，将苔丝的个人命运与广阔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从家庭的贫困与梦想，到社会的偏见与歧视；从内心的挣扎与抗争，到最终的绝望与毁灭，苔丝的每一步都清晰地印在这些镜子中。这些镜子不仅是苔丝命运的见证者，更是哈代对那个扭曲时代的强烈控诉。

在哈代笔下，镜子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揭示出人性的弱点与社会的不公。苔丝的每一次对镜自照，都是对自我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追问，也是对自由与尊严的渴望。然而，在一个扭曲的社会镜像中，她只能看到自己被割裂、被误解的影子。这不仅是苔丝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参考文献：

- [1] 陈晨莺,邵怡琪,吕思恬,等.凝视与反凝视视角下解读《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性主体意识[J].青年文学家,2024,(23):168-171.
- [2] 杜诺希,王芳.作为欲望主体的苔丝——《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形象新解[J].名作欣赏,2024,(14):44-46.
- [3] 徐铭隆.《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命运悲剧的解读与探究[J].新楚文化,2024,(12):33-35.
- [4] 王柯柯,黄辉辉.《德伯家的苔丝》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图景[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22,(04):9-12.
- [5] 张谷若译,哈代著.《德伯家的苔丝》[D].北京: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